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尹晓冬 译



The Bookshop

书店

我就是想开一家书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著 尹晓冬 译

书店



The Bookshop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UBLISH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店 /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著; 尹晓冬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1

ISBN 7-80225-017-X

I. 书... II. ①菲...②尹...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 160128 号

The Bookshop

by Penelope Fitzgerald

© 1996 Penelope Fitzgeral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店

(英)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 著

尹晓冬 / 译

责任编辑: 段晓楣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SDD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邮政编码: 100005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印 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60 1/32

印 张: 4.75

版 次: 2006年1月第一版 200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00元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Penelope Fitzgerald, 1916—2000)，堪称英国当代文坛文风最为简洁隽永的作家之一，其小说“看不出惊世骇俗的野心，写人写事闲闲道来，却极贴切深入”。她总共创作了九本小说，却有三本——《书店》(*The Bookshop*)、《初春》(*The Beginning of Spring*)、《天使之门》(*The Gate of Angels*)获得了英国布克奖的提名，并在一九七九年因《离岸》(*Offshore*)获得布克奖。她最受欢迎的小说《蓝花》(*The Blue Flower*)在一九九五年曾经十九次被媒体选为年度最佳图书，还赢得了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

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六十岁才开始文学创作。她毕业于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在二战期间为BBC工作，后来做过文学杂志的编辑、书店老板和多所学校(包括一所戏剧学校)的教师，她的早期小说大多来自于这些人生经历。

那些温暖人心的书店

(译者序)

弗萝伦丝是《书店》的主人公。她在丈夫过世八年后，突然想开一家书店——故事总是这样开始的。某个念头，打断你原本平静的生活，仿佛要寻求一种叫做“意义”的东西。

她其实并不懂书。有一天，我翻译到那一段，她正为新书上架，想着扉页上的一句话——“一本好书是一位大师精魂凝结而成的珍贵宝血，是为了超越生命而永久珍藏。”她看见“血”、“精魂”这样的字眼，就把书放在宗教与家庭医药图书之间。就在那一时刻，我忽然感动无比，惟其不懂，她对书的热爱才尤为宝贵。惟因为有这种热爱存在，她所遭遇的人生的淡淡悲哀，才透出温暖人心的光彩。

我因此而不断地想起我经历过的所有书店，每一间都镌刻着过去的痕迹，隐藏在我所阅读的书籍当中——它们在此时，如潮水般涌来。

感谢邀我翻译的段晓楣女士，她的一介书屋曾给很多朋友带来美好的回忆。我自己就非常想念她那小而亲切的门面，书店的橱窗掩映在爬山虎的绿叶之中，那是她一次次地搬运泥土，用无比的耐心来种的。

这本小说，仅仅因为它的名字叫做《书店》，便值得付出。



一九五九年，弗萝伦丝·格林意外地度过了一个晚上，她不能十分肯定这个晚上她有没有睡着过。这都是因为她那些叫人发愁的事情，关于是否需要购买那座小小的地产，也就是位于前滩的拥有独立仓库的“老屋”，以及是否要在哈堡这个小镇开设惟一的一家书店。多半是心中无数，她才彻夜难眠。她曾经看见一只鹭鸟飞过港湾，一面扑扇翅膀，一面试图吞咽刚抓到的一条鳗鱼。鳗鱼，相反地，挣扎着企图逃离鹭鸟的咽喉，时而挣脱了四分之一，时而是一半，有时却又是四分之三的距离。这两个小生灵之间所呈现的未可预料的状态，真是叫人心生惻隐。它们较量得太激烈了。弗萝伦丝觉得，要是她没有完全睡着的话——人们常常如此说话，即使他们并没有这个意思——她必定是由于想到了这只鹭鸟才醒着的。

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只不过，在涉及自我保护这一类问题时，善良的心并没有多大的用处。半生当中有超过八年的光景，她有赖于已故的丈夫遗留给她的一小笔数目的钱财在哈堡过活。最近，她才开始考虑她是不是有义务让自己，或许也是让别人清楚，她是凭自己的本事吃饭的。在东盎格鲁清



激而又寒冷的空气中，生存常常被视为唯一的要求。不是生就是死，居民们是这样想的——要么活到耆老之年，要么速朽于教堂墓地的咸草地。

她外表矮小，精瘦而结实，从前面看起来有点儿不显眼，从后面看起来更是完全如此。她不常被人提起，即使在哈堡这样一个地方也不，在哈堡，人们能瞧见从老远的距离走过来的每个人，而且人们讨论每一样他们所瞧见的东西。她随着季节的变化对衣着作稍许的更换。人人都晓得她那件冬日外套，是那种只是做来再维持个一年的。

一九五九年那会儿，哈堡没有鱼和炸薯条，没有自助洗衣店，除了每隔一个礼拜六晚上放映一次外，也没有电影可看，人们感到他们对这一切的需要，但从没有人考虑过开设一家书店，当然更没有人想到格林夫人会考虑开一家书店。

“当然，此刻我不能代表银行作任何明确的许诺——决定权不在我手上——不过我认为我可以这样说，贷款大体上不会遭到反对。迄今为止，政府对于个人借贷者的贷款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但已经有明显放松的迹象——我这可不是在透露什么国家机密。毫无疑问，你几乎没有，或者说完全没有竞争对手——据我所知，忙蜂羊毛店出租一些小说，这不值一提。你让我相信，你对这个行业相当地熟悉。”

弗萝伦丝，准备第三遍向他解释她这句话的意思，仿佛



又看见了她和她的女友，她们的尤金式波浪发型，脖子上挂着的用链条拴着的铅笔，二十五年前威格摩尔街穆勒书店的年轻营业员。她记得最牢的是盘点存货。穆勒先生，在请求保持安静之后，故意拖拖拉拉地念出年轻小姐和她们的搭档的名单，由抽签决定，来清点一天的活计。那会儿并没有太多的小伙子可以作搭档，可她很幸运地配上了，是在一九三四年，与负责采购诗集的查理·格林一起。

“我还是个年轻女孩子的时候，就对这个行业了解得非常透彻了。”她说道，“我并不认为从那以后这一行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可你从未在经理的位子上待过。好吧，或许有一两桩事情值得提一下。如果你愿意，就当作忠告好了。”

在哈堡，几乎没有什么新的营运，而开一家店铺的念头，就像吹到遥远的内陆的一丝海风，软弱无力地撩动着银行迟滞的空气。

“我不能耽误你的时间，凯布尔先生。”

“噢，你一定得允许我对这桩事情作个判断。我认为我大体上会以这样的方式思考。当你打算开一家书店的时候，你必须自问，什么才是你真正的目的。这是从事任何生意都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你希望给我们的小镇提供它所需要的服务吗？你希望获得可观的利润吗？或者你，格林夫人，说不定还只是一位慢吞吞的长跑者，对一九六〇年代这个完全不



同的世界所具备的为我们提供服务的商店毫无概念？我时常认为，没有为做小生意的男人或女人开设行之有效的研究课程，很是令人遗憾。”

显而易见，是有一种为银行经理们开设的行之有效的课程的。以流水般的寻常语速开场，凯布尔先生的嗓门逐渐加快了步伐，有如承载着磅礴的海水。他提到了一些必要的事情：专业簿记、贷款偿还制度以及机会成本。

“……我想指出一点，格林夫人，这一点你多半没有想到，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具备更广阔视野的人来说，却是再明显不过了。我想指出这点，在借贷期限当中，无论何时，倘若现金的流入不足以支付现金的流出，那就有把握预言，金钱的危机已经不远了。”

弗萝伦丝自打她第一天领薪水，十六岁，刚开始自力更生的时候，就已然了解这一点了。她避免自己作出尖刻的回答。当她穿越市场，朝银行大楼走去，看着银行那坚实的红砖顶着强风而立，就已经决意要表现得既明智又圆滑。

“关于库存，凯布尔先生，你知道我已经有机会从穆勒书店里买下大部分我所需要的货了，如今他们快要倒闭了。”她尽可能地把这句话说得很果断，尽管她心里面觉得书店的关门对于她的回忆是一种切身的打击。“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对此事进行估算。至于房产，你先前也同意三千五百英镑对于老屋以及牡蛎屋这样的永久性物业来说是相当公道的



价格。”

出乎她的意料，经理开始犹豫了。

“这所物业已经空置许久了。当然，这应该是你的房屋经纪人和你的律师要处理的事务。你的律师是桑顿，不是么？”这只是一句精彩的掩饰之辞，心虚的表现，因为在哈堡总共只有两位律师。“但我以为价格或许可以再降下来一点儿……倘使你决心多等一小段时间的话，房屋并不会走开……折旧啦……潮湿啦……”

“银行是哈堡惟一幢不潮湿的大楼，”弗萝伦丝回答道，“成天在这里工作也许让你变得过于苛责了。”

“……后来我听到有人说——我所陷入的处境让我可以说，我理解有人大概会这么说——房屋可能会派作其他用场——当然了，房屋总是会有再度出售的可能性。”

“自然我想要把费用降低到最小的程度。”经理准备给出一个表示理解的微笑，可当他发现弗萝伦丝正严厉地说下去的时候，就没有费这个劲。“但是我并不打算转售这幢房子。人到中年跨出这一步的确令人费解，可既然开始了，我决意不再退缩。人们以为老屋还能派什么别的用处呢？在过去的七年当中，他们为什么不对这个房子有所作为呢？老屋里面有寒鸦的巢窝，有一半的瓷砖都脱落了，还满是臭哄哄的老鼠。要是它变成这样一个地方不好吗，人们站在里面翻着图书？”



“你是在谈论文化吗？”经理说道，语气半是同情半是尊敬。

“文化是外行的事情。我可不能亏本经营我的书店。莎士比亚才是专业人士！”

比预想的更早些，弗萝伦丝惴惴不安起来了，可是，她至少还有机会深入地关注一些东西。经理以安慰的口气声称，阅读耗费大量的时间。“我只希望我能有更多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你知道，对于银行的下班时间，人们相当自以为是。就本人而言，我晚上几乎很少能享受闲适的时光。不过，请不要误会我，我倒是发现，在床头放一本好书有着不可估量的好处。当我终于上床睡觉的时候，没有比读几页书更能让我陷入梦乡的了。”

弗萝伦丝思考后明白，照这个速度，一本好书需要花费经理一年多的时间，而单本图书的平均价格是十二先令六便士。她叹息了。

她根本不了解凯布尔先生。哈堡几乎没有人了解他。虽然报纸和电台反复灌输，这些年是英国经济繁荣的年头，但大部分哈堡人还是觉得手头拮据，照例是躲着银行经理不见的。鲑鱼的捕获量降低了，海军招募也减少了，还有很多退休人员依靠养老金过活。这些都没有妨碍凯布尔先生向人们微笑或从他那匆匆摇下的奥斯汀·剑桥轿车车窗里往外挥手。多半这也是他继续向弗萝伦丝滔滔不绝的原因，虽然谈话几



乎毫无效率。实际上，在他看来，谈话已经臻于他所无法接受的私人层面了。

弗萝伦丝·格林，与凯布尔先生一样，可以被视为孤独者，不过这一点并没有使他俩在哈堡显得特立独行，因为在这个地方，许多人都是孤家寡人。本地的博物学家，收割芦苇的人，邮差，住在沼泽地的拉文先生，一个接一个地骑自行车远去，逆风而行的身体缩成一团，成为所有看风景人的风景，单凭他们在地平线上出现的身影便能看出当时的钟点。甚至并非所有的离群寡居者都会外出。布朗迪希先生，萨福克郡最古老的家族当中一支的后裔，紧紧地守着他的那幢屋子生活，就好像獾紧守着獾洞一样。倘使他在夏天露面，身着介乎墨绿色与灰色之间的花呢衣服，看起来仿佛荆豆丛面前一簇移动的乱蓬蓬的茎豆枝，又仿佛淤泥上面的浮尘。每到秋天，他便隐居起来。他的生硬粗暴遭人怨恨之深，惟有天气堪与比拟，早晨还阳光明媚，后来却乌云密布，全然不顾它一早给人的无限期望。

小镇本身是位于大海与河流之间的一座岛屿，一旦它感到麻烦，便会发出嘟嘟囔囔的声音，把自己封闭起来。每隔五十年左右，仿佛是无所谓，又或者是对此类事情漠不关心，小镇会丧失又一种交通方式。一八五〇年，雷兹河停止通航，码头和渡口都烂掉了。一九一〇年，平转桥倒塌，从那以后，所



有的交通都不得不绕行十英里从赛克斯浅滩过河。哈堡的孩子们，所有那些蹚水的和潜水的，其中大部分都未曾乘过火车。他们望着荒废的伦敦与东北火车公司的站台，充满盲目的敬意。生锈的马口铁片晃荡在那儿的风中，上面有福莱氏可可粉以及铁吉露强身片^①的广告。

一九五三年那场巨大的洪水侵袭了防波堤，防波堤倒塌了，因此穿越港口变得很危险，除非是在潮水极其低落的时候。如今，一条划船成为渡过雷兹河惟一的交通工具。船夫在棚屋门上用粉笔标明他白天开船的时间，不过这是在海岸的另一头，所以，哈堡从来都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些时间。

弗萝伦丝在与银行商谈之后，对于小镇上人人都知道她曾经到过那里这桩事情也认命了，就外出散步。她穿过架在壕沟上的木板，噤噤地走着，前面传来一阵阵簌簌的溅水声，好像是一些小生灵，她不知道是哪一种，钻进水里面。海鸥和乌鸦在头顶上随着气流自信地盘旋。风向改变了，正吹向岸边。

沼泽地上面是垃圾堆场，然后出现了一片杂草丛生的田野，刚好能让农夫们用篱笆围起来。她听到有人喊她的名字，或者不如说是她看见有人喊她，因为风在一瞬间就把声音吹散了。住在沼泽地上的那个人正呼唤她。

“早上好，拉文先生。”这句话同样听不见。

^① 铁吉露强身片 (Iron Jelloids)，二战时在英国药店出售，风行一时的强身含片，男女老幼皆可服用。——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倘使附近没有其他帮助，拉文就充当某种意义上的编外兽医。他待在“议会”田野里，这片草场以每周五先令的价格出租给任何愿意租下它的人，草场对面的尽头站着一匹栗色去势老马，萨福克郡矮壮的驮马种，两只耳朵微妙地转向人所在的地方，就像是它后脑勺上的两颗钉子。它疑心忡忡地守着它的地盘，马腿僵硬，倚靠着篱笆。

当她走到离拉文只有五码远的时候，她才搞清楚，拉文是要借她的雨衣。他自己的衣服硬梆梆的，一层套一层，没法随时脱下来。

除非绝对必要，拉文从不向别人请求任何东西。他点点头，接过了雨衣，当她待在荆棘树篱的背风处尽量暖着身子的时候，他默默地穿过田野，走向那匹正紧张地留神查看的老马。老马每动一动就张开一下鼻孔，看到拉文并没有带着缰绳，它很满意，不愿意再进一步绞尽脑汁去理解什么了。最终，不管它理解与否，一阵猛烈的战栗，伴随着一声叹息，掠过它的身体，传遍从鼻子到尾巴的每个部位。接着，它的头垂下来了，拉文拿雨衣的一只袖子缠住它的脖颈。为了表示它的独立，它最终做出一个姿态，把头别了过去，假装在篱笆底下的湿草地上寻觅新鲜的草食。可那里却什么都没有，只好局促不安地跟着沼泽地上的拉文顺着田野，离那些满不在乎的牛远远的，走向弗萝伦丝。

“它怎么了，拉文先生？”



“它吃东西，可它却没能从这些草里得到什么好处。他的牙齿钝掉了，这就是原因所在。它扯起草儿，但却不能咀嚼。”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她立刻表示同情地问道。

“我会想办法挫一下牙齿。”沼泽地上的拉文回答道。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缰绳，递回了雨衣。她转向风中，钻进她的个人财产，扣好纽子。拉文牵着老马往前走。

“噢，格林夫人，请你抓住它的舌头。我不用问别人，就知道你不会害怕。”

“你怎么会知道？”她问道。

“大家都在传说，你打算开一家书店。这表明你准备冒险做些不太可能的事情。”

他把手指伸进老马颌骨上方那堆生出丑陋皱纹的松弛的皮肤里面，马的嘴巴一点点张开，好像打了个夸张的呵欠的样子。耸立的黄色牙齿露了出来。弗萝伦丝用两只手紧紧地抓住巨大而滑腻的深色舌头，上面光滑，下面毛糙。她像老练的鲸鱼捕猎者一般，紧紧地握住舌头往上提，使它远离牙齿。老马这会儿浑身是汗，静静地站着，等待结束。惟有它的耳朵抽动着，表示抗议命运强加在它身上的事情。拉文开始用一把大锉子锉磨边侧牙齿的齿冠。

“坚持住，格林夫人。千万别泄气。我知道那滑腻得要死。”

那条舌头痛苦地扭动着，像是另外一个独立的生命。老



马跺着腿，先是一条腿，然后是另一条，仿佛在怀疑它们是否仍然踩在大地上。

“它不会向前踢，是吧，拉文先生？”

“如果它愿意的话，它能。”她想起来，一匹萨福克郡驮马能做任何事情，除了奔跑。

“为什么你认为开一家书店是天方夜谭？”她对着风喊道，“难道哈堡的人不想买书吗？”

“他们对任何稀奇的东西都丧失欲望了。”拉文一边说，一边锉着马齿，“比如说，烟熏的鲑鱼，比起半烟熏的但味道更鲜美的鲱鱼，要好卖得多。我敢说，你一定会告诉我，书不应当是稀奇的东西。”

老马一被放开，就发出了瓮声瓮气的叹息声，仿佛彻底醒悟般地凝视着他们。从它高贵的肚子深处传来刺耳的长鸣，更像是喇叭，而不是号角，这声音渐渐减弱，变成嘶嘶声。一团团的灰尘从马的身上扬起，就像是从拍打的垫子上升起一般。接着，它不再考虑这一整桩事情，快步跑到安全的距离，低头吃起草来。又过了一小会儿，它看见了一片青葱碧绿的当归草丛，疯子一般贪婪地啃食起来。

拉文宣称，这头老畜牲决不会知道它自身的状况，只会觉得舒服了一些。弗萝伦丝无法坦率地承认，她也不过如此，但她已经获得了大家的信任，这在哈堡可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验。



2

弗萝伦丝决定购买的物业被称作是“老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几乎没有什么屋子是新的，除非你走到西北边那幢建造了一半的议会地产，并且许多屋子早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就建成了，但还是没有一幢屋子可与老屋相比。惟有布朗迪希先生居住的霍尔特屋，要更老旧些。老屋是在五百年前用泥土、稻草、木条和橡木梁搭建的，它之所以还存在，要归功于一段石头台阶下面的一间洪水地窖。在一九五三年，这间地窖贮存了七英尺深的海水，直到最后一波洪水退去。从另一方面来说，仍然有一些海水积存在那里。

里面有一间很大的客厅、后厨房，楼上倾斜的天花板下是一间卧室。并非毗邻，但在两条街远的前滩上，有一间牡蛎屋，是与物业一起出售的，她曾经希望拿它作为仓库来储存图书。但结果却是，为了方便的缘故，灰泥里掺合了海滩上的沙子，而海沙是从不会干透的。存放在那里的任何图书，会由于潮湿而在几天之内起皱。然而，她的失望却使哈堡的店掌柜们很喜欢她。他们全都比她更明白，很可能早已告诉她这种情况。他们感到智力的天平倾向一边，开始祝福她一切都好。